

布達佩斯的昨日今天

葉周

布達佩斯似乎一定要為我此行留下刻骨銘心的記憶，當次日清晨我們打算坐火車去維也納時，卻有了奇遇。

布達佩斯火車站擠滿了來自敘利亞等國的難民，匈牙利的警員嚴陣以待排起人牆。當我們提着行李進站時，車站正門被關閉了。出租車繞到後面放我們下來。廣場上坐了不少難民，大多是青壯年，有些還攜帶了年幼的孩子。為了趕火車我們只能穿過難民群進入車站，看到來者是旅客，難民們禮貌地讓路。

在密集的難民人群中，一位帶著孩子的婦女留給我很深的印象。大熱的天她披着黑色斗篷，與孩子們席地而坐，神態安詳，臨危不懼，氣定神閒。與她打了招呼，居然還能說英語。才知原先她是敘利亞的一名律師，丈夫在家被從天而降的炸彈炸死。為了子女的前途，她不得不拖兒帶女，背井離鄉。

後來聽說能夠舉家外逃的難民，大多算是殷實之家，普通的家庭根本無法負擔高昂的逃亡費用。出逃前成人起碼要付一千多美元給蛇頭，孩子每人也要五百。

難民中有不少大學生和高中生，以男性居多，他們渴望在沒有戰爭的土地上完成教育，建構自己的人生，同時還要負起整個家庭的責任。用他們的話說，如果不離開故國，他們就必定是戰場上的炮灰。

經過崗警的封鎖線，我們出示了護照，然後才得到許可進入月台。可是我們所乘的國際列車在鐵軌的另一邊。這時也顧不了那麼多了，只能跳下路基，跨越鐵軌。見到我們手裏還提着行李，警員急忙跳下路基來幫助。

從火車的設施上就可以感受到匈牙利的經濟實力。火車延誤了一個小時後終於開出，陳舊的車廂沒有空調，天氣炎熱，行駛過程中車窗大開，噪音很大。不過與我們同車廂的幾位來自美國的教授和律師都會自得其樂，看書，聽音樂。經過兩個多小時終於到了與奧地利交界的地方。大家下車換乘奧地利的火車。感覺立刻不同，新式的子彈頭火車，全封閉車窗，空調很舒適，座位都是現代高鐵的格局，立刻感受到國家間經濟實力的懸殊。

當我抵達維也納，打開電視，有一檔歐洲新聞正集中報道着難民潮。布達佩斯成了中東難民進入歐盟的門戶，匈牙利加緊在邊界上拉起了帶滿荊棘的鐵絲網。奧地利總理法伊曼公開批評，匈牙利對待難民的手法與二戰納粹德國對待猶太人無異。匈牙利外長西雅爾多反駁稱，法伊曼的言論「誹謗」匈牙利。他似乎已經預見到這一波難民潮會源源不絕。布達佩斯似乎注定要成為歷史事件的發生地，在二戰後歐洲遭遇的最大的難民潮洶湧來臨時，它又一次站在第一線，成為世界注目的焦點。

布達佩斯，今夕是何年？

（下）

## 「安能辨我是雄雌」

顧 農

北朝樂府民歌《木蘭辭》寫充滿孝心的木蘭女扮男裝代父從軍的故事，在中國家喻戶曉，豫劇《花木蘭》許多人都會哼那麼兩句。戰場上屢建功勳的木蘭肯定是一條女漢子了，但她並不熱愛這一角色，當她復員回故鄉以後，忙不迭的「開我東閣門，坐我西閣床。脫我戰時袍，着我舊時裳。當窗理雲鬢，對鏡帖花黃。」比起天子準備賞給她的功名富貴來，她更珍惜自己女性的性別和容顏。

如果木蘭在建國立業以後繼續冒充男性，在官場裏掙搏，這女生就未必那麼可愛了。後來五代時有一位才女黃崇嘏，冒充男性自稱鄉貢進士，當到邛南府司戶參軍，後來頂頭上司要把女兒嫁給她，才不得已說出真相。其時她有一首辭婚詩云：「一辭拾翠碧江涯，貧守蓬茅但賦詩。自服藍衫居郡掾，永拋鸞鏡畫蛾眉。立身卑爾青松操，挺志鏗然白璧姿。幕府若容為坦腹，願天速變作男兒。」鍾惺《名媛詩歸》評此詩道：「想其氣概，自然第一流人。」其實這位黃小姐根本算不上一流，現在更基本上被人們忘卻了。

在事業上「安能辨我是雄雌」是好的，在生活裏還是要各自發揚其本色。全是男人的世界很無味，女兒國也是一樣。

與時間和解

九 木

時間的決絕，像一個失望之後轉身而去的親人，剩下我們在傷痛中惋惜和愧疚。

二〇一五的最後幾天，年末的聲音像大街上的一聲火警，有很多的凜冽和冷酷。日子是一個個站立的多米諾骨牌，時間呼嘯着倉促撲過來，全然不顧即將倒下時我們內心的慌張。

時間都去哪兒了。有誰還能找到時間的軌跡。

當我們老去，甚至會懷疑真的走過了那麼多天麼？四五十年、五六十年，七八十年……這麼宏大廣闊的時間段，這麼奢侈的一天又一天，這麼厚重的足可以產生重大變革的時間，你真的可以是一無所有？

有個詩人這樣寫：上班下班，下班上班，這就是生活。個體的生命，就在這裏面，大抵如此。

因我們的背信棄義，當我們需要時間，時間從來不在場。只知道時間的粗暴和武斷，一味直行，毫無迴旋餘地。而另一些人，彷彿沙漏，每一粒時間都從內心流過，他們知道時間的品質和特性，他們在時間裏得其所致。

人不能兩次踏入同一條河流，這也是時間給我們的恐懼。

總想躲在時間之外，尋找一個合適的季節，合適的天氣，合適的心情，再開始自己。

多年之後，你知道，沒有這麼一個時機。

越不知何時開始，就越耽擱，就越不能開始。就像當年魯迅先生想給藤野老師寫信，時間越久，就越不知該從何說起了。於是，一年年擱下來了。有的只是那些順時而生、合時而滅的野草長在日子的罅隙中。

人是在等待和尋找中老去的，等待和尋找，給了希望，但也摺荒了生命。有時，你竟然會有要清算時間，清算自己的想法。

當清算來臨，就理解了一些老者只爭朝夕、時不我待的急促和倉皇。還有多少可以從頭再來？

那麼，在新一年到來，和時間談談吧。

做一些與時間不相違背的事，倒排一下工期，別再有等待與尋找的遺憾，消弭積怨，與時間和解。畢竟，曾經懂得過時間，也會被時間注目過。

時間會陪你走這麼多年，比起那些早早離開的人，你真的還算幸運。時間還能陪你走多久呢？且行且珍惜吧。

說話間，二〇一六走來了。

正像一個網友所說：糟糕的日子已經過去，但也許，更糟糕的日子正在走來。

這又有什麼要緊，更糟糕的日子裏，我還有不糟糕的自己。

從暖冬想到環保

是我見

那時候冬天本地最低氣溫常常可以達到攝氏零下十度；最低的那一次竟然達到了攝氏零下十四度，學校因此而停課。

半個世紀過去了，這些年的冬天氣溫似乎越來越高。一般來說，我們這裏冬天已經很少下雪，即便是下雪，往往也就是薄薄的一層而已，勉強可以將地面染白，可隨後一兩天降下的雪就徹底消融了，絕少產生積雪。也因此，「堆雪人」這一從前每年冬天至少耍玩一兩次的娛樂活動如今已經基本終結。至於內河水面冰封的情況偶或也還有，但那冰面只有蛋殼那麼厚，也別說走人，就是一隻貓恐怕也承載不了。長度盈尺的冰凌更是只留在了記憶之中。

冬天不像冬天，或者說眼下的冬天氣溫偏高，據說這是一種全球性的現象。有些說法是，此種情況與「厄爾尼諾現象」有關。而對「厄爾尼諾現象」產生的原因則眾說紛紛。然而，人類的活動對於地球變暖顯然具有重大的影響，這又是今天的我們可以肯定的。人類的活動，有些我們是看得見的，比如說，機動車以幾何級數增加，而汽車排放的尾氣中一些成分會污染空氣；又比如說，這些年的大拆大建，對於霧霾的加重、空氣品質的惡化同樣不容忽視——如今環保專家們已經給出了相當明確的結論，在一些霧霾十分嚴重的城市，工地揚塵是PM2.5的重要來源之一。當然，也有一些人類的活動，是我們普通百姓未必能夠看見的，比如說企業生產過程中，向空氣中排放的某些廢氣。

假如僅僅從我們自身的角度來說，冬天不再那麼寒冷無疑是件好事，因為這會讓我們感覺更舒適，老人和小孩因為寒冷而導致的呼吸道疾病也可能減少很多。但是，常識告訴我們，夏天就該熱，冬天就該冷，否則，那就是反常；而反常則可能帶來一連串的嚴重後果。比如說，單單就農業生產來說，冬天如同春天，那麼，很多越冬的害蟲就不能被殺死，第二年的莊稼的病蟲害就有可能較為嚴重。又比如說，科學家們告訴我們地球氣溫升高，兩極的冰川將會加速融化，海平面將會升高，一些島國和一些國家沿海地區將面臨滅頂之災。同時，地球的整個生態環境也將發生重大變化，進而影響到人類的生存。因此，在這暖暖的冬天，當我們想到這些的時候，脊樑上不由升起絲絲寒意。

為對付地球氣溫的升高，環境的惡化，前不久在法國巴黎召開了世界氣候大會，由此足見這一問題的嚴重性和解決這一問題的迫切性。而解決這一問題，不仅需要政府行動，也需要老百姓的積極參與。如何參與？做我們所應做的，做我們所能做的。比如說，選擇更加環保的生活方式；又比如說，像愛護我們的眼睛一樣愛護我們的環境，參與到環境監督中來。

徽州呈坎感悟

吳建國

前不久，同影友到皖南拍照片，帶著探古訪幽、遊覽觀賞的期盼，筆者來到黃山市徽州區，走進被中外學者譽為「徽州民居甲天下，呈坎民居甲徽州」的呈坎鎮呈坎村，感悟這裏原汁原味的徽州民居。

站在呈坎村前的望峰嶺上，眺望這古村，坐西朝東，背靠大山，地勢高爽，依山傍水，融自然山水為一體，聚集着不同風格的亭台樓閣、橋井祠社及民居。村莊以山為本，以水為魂的山水田園特色明顯。遠近高低各不相同的座座古宅，黛瓦粉牆，層層疊疊，荷塘零落，小巷幽深，迷離的遠山逶迤綿長。衆川河流穿街走巷，發揮着消防、排水、泄洪和灌溉等功能。兩條河水繞村而過，故而呈坎村橋多，其中著名的有元朝修建造型優美的環秀橋、明代修建的江南單孔跨度最大的隆興橋。十字路口與丁字路口至今仍保留着三座打更防盜和節日懸燈照明的明代更樓。精湛的工藝將徽州古建築藝術的古、大、美、雅體現得淋漓盡致。

呈坎古名「龍溪」，始建於三國時期，東吳孫權統帥諸葛瑾、呂蒙平定山越人後在此設立長春里，孫、呂子孫在此定居，因龍脈風水極佳，故名龍溪，距今已有一千八百多年的歷史。唐朝末年，江西南昌羅氏堂兄弟秋隱、文昌舉家遷此，擇地築室而居，改名呈坎。現今完整保存着三國時期建村的八卦風水布局、村落風水文化、三街九十九巷的古村落肌理及三國、唐、宋、元、明、清等歷代古建築遺址一百八十多處和部分出土的新石器、青銅器和國家重點保護文物二十一處，堪稱「中國古建築藝術博物館」。

在呈坎，有着千百年來傳承不變「遊呈坎一生無坎」的傳奇過坎文化。整個村落按《易經》「陰（坎）陽（呈）二氣統一，天人合一」的八卦風水選址布局，藏風聚氣、納四水於村中聚水聚財、陰陽調和，宛如迷宮。自古以來呈坎就是一個進得去，出不來的神秘、神聖、神奇、靈秀之地。在諸多人的眼中，呈坎成了一方聖潔之地。而對於易經八卦之學的深刻領悟，對地理學、環境學的完美實踐，對徽派古典藝術的高度弘揚，使呈坎成為一杆尺規、一種嚮往。千餘年來湧現出一大批高官、巨賈、詩人、畫家、史學家、醫學家、教育家、軍事家、自然科學家等，在《中國名人大辭典》中就有五百餘人，宋代理學家朱熹讚譽呈坎：「呈坎雙賢里，江南第一村」。

走進村內，幽深的小巷，隨處可見的是古樸老房子。我毫不遲疑地邁進了寶輪閣，它別名羅東舒祠，全稱「貞靖羅東舒先生祠」，由當代古建築學專家羅哲文親書。祠堂係明代中後期磚木結構建築，有照牆、櫺星門、前後天井、兩座碑亭、正門、兩廡、大庭院、大堂、寢殿及南側之女祠、北側之廚房雜院等，規模宏大，結構完整，前後修築耗時近九十年，佔地面積約三千三百平方米，前、中、後三進庭院的繁華與空曠，遮遮掩掩的帝王夢昭然若揭，十分珍貴的金絲楠木及巧奪天工的石雕、磚雕、木雕及彩繪等，對皇家氣度的悄然模仿，令人嘆息。可謂「江南第一名祠」。

漫步古村，冥冥中覺得「坎」文化還是有它深遠內涵的，若在短時間內完全理解，好像有點困難。令我如痴如醉感嘆的還是安徽州建築文化之韻味，原生態青山田野之秀美，水墨畫就的鄉村，步移景異，如同置身於畫中，探不完秘境，解不完的謎底，讓人流連忘返。

呈坎，如果要用一幅畫來描繪，那它一定是中國的山水畫；飄然灑脫，厚重古樸。如果要用一首詩來描寫，那它一定是一首清新的小詩，深刻雋永，濃墨淡彩。但有一點可以肯定，任何畫和詩也不能完全表達它的意境。

告別呈坎，我想，「龍溪」改名為「呈坎」，就寓意有其美好的願景。如果說羅氏堂兄弟秋隱、文昌在從前做了正確的事，不如說是呈坎村人自古至今就有自強不息、掙脫命運擺布的進步意識。誠然，願景只是一種理想和夢想，最終需要人們去實現。我們不能只為「遊呈坎一生無坎」所惑，而放棄自己的信仰與追求。雖然呈坎村按風水方位而建，也只是求其外形，如果沒有人的勤奮，那再好的家業最後也會付諸東流。



呈坎村一隅

（吳建國攝）



呈坎村內其中一座古橋

（吳建國攝）

因善而敬 因敬而善

自由談

敬業，前提是業可敬。業若不可敬，豈能讓人敬它？業可敬，重在善。善就善在任何正當的業，都能為人們帶來有價值的東西。上世紀五十年代，北京市內的一個著名的全國勞動模範，叫時傳祥，他是一名掏糞工，用今天內地的話說，他從事的是環衛業。不管叫什麼業吧，反正他敬這個業。其敬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安心於這個業，二是用心地將工作幹好。他敬業，是因為他的工作輕鬆嗎？有趣嗎？不，那時的條件比較差，掏糞工要整天跟臭打交道，腳踩到糞上，手掏糞，將糞背在背上，又苦又髒又累。在不少人看來，這就是一個丟人的職業。而在時傳祥看來，再髒再累的生活也得有人去幹，能以一人之勤，換來萬家淨，這是十分光榮的。他還說，北京城如果一個月沒有人去掏糞，糞便就會流滿大街都是。可見，他敬他所從事的一個能夠居住的環境為自己的光榮，是因為這個業能給北京市民提供了一個能夠居住的環境。時傳祥文化水準不高，話語是樸素的，但他說出了一個真理：世界上只有有不敬業的人，沒有不可敬的業。如果讓那些看不起環衛業的人，在遍地糞便的環境裏住上一個月，他也可發現環衛業的價值。

然而，業應該表現出善，但不是每個從業者都能顯示出業之善。只有在敬業者那裏，善才能充分表現出來。有人說，醫護人員是上帝送給人類的最好禮物，是讓他們來幫助人類、減輕人類痛苦的。按說，在醫護人員身上我們看到的都應該是善。可是在某些醫護人員身上，卻很難找到善的影子。不說那些殺人的庸醫了，只舉一個平常的例子：前天，我的老父親去醫院抽血檢查。起先一個醫生連扎幾針，針也沒有進入血管，且痛得我父親直叫。可這位醫生不僅不檢討自己，反而把責任推到我父親身上，說父親的血管太細了。真的是父親血管太細理得太深嗎？真的扎針就應該那樣痛嗎？不。在父親的要求下，換了一個醫生。這個醫生一下子就将針扎進了血管，父親並沒有感到疼痛。可見，第一個醫生不僅技術上有問題，說話也比較生硬。醫生有三寶：語言、藥物、手術刀。在三寶中，語言是第一寶。而這位醫生也不善於或不知道用第一寶去撫慰患者。顯然，她不是一位敬業的人。一個患者遇上不敬業的醫生，是很難感受到善的。看來，即使是上帝送給人類的禮物，也未必能將上帝的善意帶到人間。

有人認為，只要能專心致志對待工作或學業，最多再加上鑽研業務苦練技能就是敬業。這種理解其實是片面的。敬業，不僅是要精通業務、肯下功夫，還要講職業道德。能以最大的善意對待工作，才是敬業的最高境界。一個文藝工作者，如果只考慮版稅、收視率、票房，而不考慮作品是否有益於世道人心，哪怕他再肯下功夫，也不能說他是敬業的。說不定為了版稅、票房、收視率，他將粗製濫造、低級庸俗的東西呈現在讀者、觀眾的面前呢。一個官員如果只考慮自己的政績，而不考慮如何提升老百姓的幸福感，哪怕他為工作廢寢忘食，也不能說他一定是敬業的。說不定為了政績，他故意搞豆腐渣工程。至於那些故意生產與銷售偽劣商品的人，那些故意搞豆腐渣工程的人，缺少基本的良知，則無論如何不能說他們是敬業的，哪怕他為工作倒在車間裏，倒在工地上。

總之，業因善而可敬，業因敬而為善。越善越可敬，越敬善越大。善與敬相互促進的結果就是能生產出更好、更豐富的精神與物質產品，為國家更富強、社會更和諧、人民更幸福提供保障。

嚴 陽

這是一個暖暖的冬天——據報道，去年十二月二十四日那天，香港的最高氣溫達到攝氏二十四點七度，為香港有紀錄以來第二溫暖的平安夜。香港如此，我的家鄉，位於長江入海口北岸的一座小城，也是這樣。這一天最高氣溫達到攝氏十四度，猶如回到了春天，「數九寒天」民諺中的「一九二九難出手」的那樣的情況歷根兒就沒出現。

我迄今還記得五十年前的冬天十分難熬的日子。那時候農曆「小雪」和「大雪」這樣的節令是非常準的，是「小雪」幾乎必定小雪，是「大雪」幾乎必定大雪。冬至過後進入數九之日，那麼，氣溫通常會陡然下降，天地間一片蕭索景象。那積雪可以達到將整個腳面埋沒的厚度——大約在二到三寸那是常事。有的年份甚至可能積雪達到五、六寸厚。一些農戶草蓋的房頂，在這樣的積雪的重壓之下，可能會垮塌。城裏的冰凌，長度有超過一尺的。一些不怕冷的孩子會取下這冰凌當冰棍來吃。我就讀的那所小學從前是孔廟，學校門前有方洋池；冬天時常整個河面封凍，有些大膽的孩子可以從洋池南邊跑到北邊。

那時候冬天本地最低氣溫常常可以達到攝氏零下十度；最低的那一次竟然達到了攝氏零下十四度，學校因此而停課。

半個世紀過去了，這些年的冬天氣溫似乎越來越高。一般來說，我們這裏冬天已經很少下雪，即便是下雪，往往也就是薄薄的一層而已，勉強可以將地面染白，可隨後一兩天降下的雪就徹底消融了，絕少產生積雪。也因此，「堆雪人」這一從前每年冬天至少耍玩一兩次的娛樂活動如今已經基本終結。至於內河水面冰封的情況偶或也還有，但那冰面只有蛋殼那麼厚，也別說走人，就是一隻貓恐怕也承載不了。長度盈尺的冰凌更是只留在了記憶之中。

冬天不像冬天，或者說眼下的冬天氣溫偏高，據說這是一種全球性的現象。有些說法是，此種情況與「厄爾尼諾現象」有關。而對「厄爾尼諾現象」產生的原因則眾說紛紛。然而，人類的活動對於地球變暖顯然具有重大的影響，這又是今天的我們可以肯定的。人類的活動，有些我們是看得見的，比如說，機動車以幾何級數增加，而汽車排放的尾氣中一些成分會污染空氣；又比如說，這些年的大拆大建，對於霧霾的加重、空氣品質的惡化同樣不容忽視——如今環保專家們已經給出了相當明確的結論，在一些霧霾十分嚴重的城市，工地揚塵是PM2.5的重要來源之一。當然，也有一些人類的活動，是我們普通百姓未必能夠看見的，比如說企業生產過程中，向空氣中排放的某些廢氣。

假如僅僅從我們自身的角度來說，冬天不再那麼寒冷無疑是件好事，因為這會讓我們感覺更舒適，老人和小孩因為寒冷而導致的呼吸道疾病也可能減少很多。但是，常識告訴我們，夏天就該熱，冬天就該冷，否則，那就是反常；而反常則可能帶來一連串的嚴重後果。比如說，單單就農業生產來說，冬天如同春天，那麼，很多越冬的害蟲就不能被殺死，第二年的莊稼的病蟲害就有可能較為嚴重。又比如說，科學家們告訴我們地球氣溫升高，兩極的冰川將會加速融化，海平面將會升高，一些島國和一些國家沿海地區將面臨滅頂之災。同時，地球的整個生態環境也將發生重大變化，進而影響到人類的生存。因此，在這暖暖的冬天，當我們想到這些的時候，脊樑上不由升起絲絲寒意。

為對付地球氣溫的升高，環境的惡化，前不久在法國巴黎召開了世界氣候大會，由此足見這一問題的嚴重性和解決這一問題的迫切性。而解決這一問題，不仅需要政府行動，也需要老百姓的積極參與。如何參與？做我們所應做的，做我們所能做的。比如說，選擇更加環保的生活方式；又比如說，像愛護我們的眼睛一樣愛護我們的環境，參與到環境監督中來。